

中国文艺集成志书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民间故事卷



黔南州文艺集成志书编委会

中国文艺集成志书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民间故事卷

黔南州文艺集成志书编委会

1994·8

祖崇孝 主编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文艺集成志书领导小组

顾问：刘廷福 唐世礼 胡品荣

组长：吴嘉甫

副组长：罗文亮 胡朝琴

成员：祖岱年 周瑾瑜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罗文亮（兼）

副主任：祖岱年 岑玉清 周瑾瑜

成员：杨路塔 沈复华 李继昌

王思民 范禹

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

易开贵 罗文亮 胡朝琴 祖岱年

杨路塔 范禹 熊志彪

前 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州省南部地区布依族、苗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这块宝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妙趣横生的故事，根深叶茂的戏曲，高亢粗犷的山歌，欢快炽烈的花灯，行云流水的乐曲，争妍斗艳的舞蹈，精美绝伦的岩画，独具风韵的彩陶，仪态万千的雕塑，缕月裁云的剪纸，龙飞凤舞的刺绣……无不巧夺天工，动人心魄。为各族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世代传承，常盛不衰。

为发扬祖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一九八一年中国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联合发出编纂出版十套（文学、戏曲、音乐、舞蹈、曲艺等）集成志书的通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遵循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指导原则，黔南州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经过近七年的艰辛搜集整理，终于陆续编辑成书与广大群众见面了。这是我州各族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凝结了我州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为发扬民族文化，为我州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州文化工作深入群众，走向基层，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拓展了道路；也为人们认识黔南、热爱黔南提供了一个既熟悉又特殊的角度，从而激发建设黔南、振兴黔南的社会主义热情。

十套文艺集成志书，集文艺、科技、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于一身，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科学价值，是极好的乡土教材。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翔实反映了黔南悠久的历史、社会经济状况、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及历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同时通过对各民族文化艺术多侧面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掘它的深层底蕴，揭示其固有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提高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有助于各兄弟民族坚定创建美好家园实现四化宏图的热忱和勇气。所以，编印十套文艺集成志书，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它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也填补了我州艺文志的一页空白，它也必将对我州文化艺术的研究、普及、提高工作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此，我们谨向参与和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领导、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黔南州副州长 唐世礼

中共黔南州委副书记 吴嘉甫

一九九三年一月

序

作为国家艺术学科重点项目“十套文艺集成（志）”之一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黔南州卷》编纂出版了。它为黔南民族文化增添一份宝贵的文学实录，为广大读者献出一本生动的文学读物，为学术界提供一套科学的研究资料。在此，我们向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我州民间故事集成工作队伍，致以最热忱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位于贵州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居住着布依、苗、水、毛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族人民不仅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多种物质财富，而且用智慧创造了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其中，丰富多彩的各族民间故事，便是一颗晶莹闪烁的珍珠。按分类来说，远古神话粗犷而富于瑰丽奇特的幻想；传说品类繁多，内容极为丰富；故事（狭义）亦涉及社会各方面，具有浓郁特色和生动形象。千百年来，劳动者的爱憎与喜怒哀乐均寓于其中。人们世代口授，久而不衰，流传至今。经不断加工变异，可说是留下众多佳作，既富于文学的欣赏价值，又是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的重要资料。解放后，不少有志学者从中吸取营养，或整理，或创作，或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全面系统地、大规模地予以搜集整理。

一九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出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三套民间文学集成的通知。我州于八五年建立民

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一九八六年，黔南州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编纂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此项工作即统一在领导小组的安排下进行。几年来，在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指导下，在我州各县（市）文化局、民委、文联和文化馆的具体组织下，依靠文化系统干部和众多业余积极分子，对全州范围内各民族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大普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忠实的记录、翻译与文学整理工作。全州十二个县（市）前后共搜集整理各类故事三千余则，二百余万字。无论从全面性、代表性与科学性方面，都为各县（市）的故事卷和州卷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才能够进行如此全面的普查与搜集整理，从而把各民族古老的口头文学遗产，有效地保存下来。这必将对我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利用与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黔南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黔南州卷》的资料，选自各县（市）已出版的卷本或尚未编定的资料稿，以及历年来州文艺研究室等单位出版的民间故事书籍。按照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要求，由编者对文字、注译以及分类、附记，进行了统一的编纂。因篇幅有限，只能部份收录文稿。为提供研究需要，对同一母体的异文，择其重要者作了少量的附录。本书的编辑出版，曾得到一些单位、领导和个人的热心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鉴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漏在所难免，请有关同志原谅并批评指导。

黔南州文化局局长 罗文亮

黔南州民委副主任 胡朝琴

概 述

一

在黔南这块二万六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汉、布依、苗、水、毛南、瑶、侗、壮等民族，共三百四十余万人。这些民族都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是伟大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数千年来，在这块秀丽多山、气候温润的区域，各民族和睦共处，辛勤劳作，生养繁衍，于创造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采的精神文明。其中，作为民间文学这一宝库组成部份的民间故事（广义），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它主要经由世代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并通过口头传播而不断加工丰富起来。它既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真实生活和理想愿望的形象反映，也包含着天文地理、生产技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既有文学欣赏价值，又兼有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科研价值。可以说，它如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在民族文化的金链上闪闪放光。

八年来，按照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的要求和基本精神，在省三套集成办的指导下，我州前后组织数百名专职和业余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各民族群众，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搜集工作。在此基础上，十二个县（市）和州直共整理出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三千个、两百余万字。应该

说，每个故事都有其自身价值，否则不可能世代流传。限于篇幅，并鉴于各县（市）故事卷本的陆续问世，我们编纂本书时，采取“文学性、科学性、代表性”三者并重的原则，只从每个门类中选择一小部份作品。因此，本书只能是全州各民族民间故事的一个缩影、或一个选本而已。

现依人口多少为顺序，简略介绍本书除汉族外所涉及的各少数民族的基本面貌：

布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据考证，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人的后裔，与壮族关系密切。因住地多半依山傍水，稻耕文化较发达，人称“水稻民族”。今主要聚居于黔南、黔西南自治州及安顺等地区。共有二百五十四万余人（均按一九九〇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黔南自治州境内一百零六万余人，遍及十二个县（市）。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据考证，她与古代的“九黎”“三苗”有着渊源关系。是一个以山地耕作为特征的民族。今主要聚居于贵州省及湖南、云南、广西等省（区），分布面广，支系甚多。共有七百三十九万余人。黔南自治州境内四十万人、支系自称为“嘎闹”[qa³³nau¹³]、“抛”[mɔ³³]、“蒙”[mɔ⁴³]、“麽”[mho²⁴]、“蒙戎”[mɔ¹¹ʒo⁵⁵]、“蒙柏”[mu¹³po³¹]等。

水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考证，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发展而成，其聚居相对集中，主要在都柳江流域的三都自治县及其邻县，共有三十四万余人。黔南自治州境内二十五万人。比较单一，全民族可互相通话。

毛南族，语言也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考证，其先民属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人的一个分支。今主要聚居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黔南州平塘县卡蒲、者密等乡镇。共有十万人左右。在平塘等我州境内的三万余人，自称“印绕”或“哎吞”。

瑶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或苗语支。据考证，族源于“长沙蛮”和“武陵蛮”。今主要聚居于广西、湖南、广东和云南等省（区）。共有一百六十余万人，其中贵州境内二万余人。在黔南自治州荔波、三都、罗甸等县的六千余人，也有着“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称为“白裤瑶”“青裤瑶”“盘瑶”“长衫瑶”等。这些支系间语言的悬殊较大，甚而不能直接通话。

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考证，系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发展而成。今主要聚居于黔、湘、桂三省（区）毗邻地区。共有一百六十余万人。在黔南自治州境内八千余人，主要聚居于三都等县，基本和黔东南自治州的“南侗”相一致。

壮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据考证，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后裔。稻耕文化较发达。今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以及云南、广东等省。共有一千五百余万人。在全国仅次于汉族。黔南自治州境内六千余人，主要聚居于荔波、独山、平塘、罗甸四县与广西接壤处。

在黔南自治州境内，都匀市和福泉县还有少量尚未确定族属的东家人和绕家人聚居。

神话是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广义）中最为古老的一类，一般产生于原始社会。当时，先民们处于人类的幼年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不可能作出科学解释，敬畏而又渴望征服大自然。因此，他们借助于想象与幻觉，把自然力量拟人化与把人神化，由此进行“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马克思语），从而形成朴素、瑰丽、奇特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神话，成为后来的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之一。

黔南各民族的神话内容丰富，方面齐全。编入本书的神话作品，基本上是按不同题材选择的。由于各类题材，例如天地开辟、自然及其变化、洪水与人类再繁衍等，在每个民族中均有流传，有的大同小异，有的从人物到情节都有明显区别，我们原则上不予重复，但又适当照顾到民族或地区的“异本”，以求大体上反映出黔南各民族神话的基本面貌。从收录的二十四篇神话总起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基本上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这些神话因奇特的幻想情节而极富神秘与浪漫的色彩。《太阳·月亮和星星》说盘古王用大板斧开天辟地，其子女为人间举火把照明，死后又变成火球，妹妹为太阳，哥哥为月亮，给人间继续送热发光。《牙线剪纸造人》是有别于其它造人方式而颇显特殊的一种造人说。当然，它依附于纸张这一物资，故年代较“女娲搏（音团—以手搓弄）泥造人”等为晚。在《关龙放虎》中，天上和人间连成一片，人与神互往互助，共享其乐，由此派生出一个奇特的人与龙。

虎解决矛盾的故事。《勾注射日月》等篇，叙述远古洪荒时代，天上有多個太阳照晒，人们和动植物都无法生活，是具有神力的人王把多余的太阳射掉，世界才得以存在下去。《阿培哥本和他的儿女》等篇，叙述洪水淹没人间的特殊起因，以及剩下一对儿女顺天意结良缘而重新繁衍人类，形成各个民族。《初婚记》则另换角度，讲姑娘和后生们原先是隔河分居的，恶鱼“德杠”从中作梗，使他们难以渡河交友，是英雄的后生列交杀死德杠，使他们得以交往通婚，繁衍人类。在《丢归乌传歌》中，神雀“丢归”历经艰险波折，终于把优美的民歌传授给人们，其想象也是颇为奇特的。

有些神话在发展主体故事中，主要是从正面塑造神或神性人的英雄形象。这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尤为突出。《拱恩开凡间》中的拱恩，是英勇无畏的大力神，开天辟地，奋斗不息，成为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化身。《力嘎撑天》中的力嘎，则是布依族先民的理想英雄。他不仅自己奋斗拼搏，而且团拢众人齐心协力，将原来很矮的天不断撑高，进而感动天帝派众仙相助，终于使得天高地阔，人们可以自如生活与劳动。《双龙撬珠》中的双龙、《雷公战凶龙》中的雷公、《阿波取谷种》中的阿波，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不避任何艰险，敢于和善于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可以说他们类似古希腊神化中的英雄人物，是各族先民所具有的无私奉献与顽强精神的高度体现。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不少神话是通过人、神、动物之间的纠葛斗争，籍以组织矛盾，颂扬智慧和正义的。《公鸡请太阳》讲述人与太阳相斗，直到由动物出面请太阳，终于转化

了矛盾。《人、龙、虎和房子》等则通过“人发明火”这个核心情节，把人用智慧战胜庞然大物的历史生动地再现出来。《陆铎传水书》的主要篇幅也充满着纠葛。陆铎正是以自己的无私和智慧与凶恶的敌人周旋相斗，使部份水书得以保存下来。还有《阿姪教人种五谷》这一类神话虽是悲剧性的结尾，但智慧和正义之花是结出了硕果的。

从收入本书的神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和瑰丽多彩的整个中华民族神话的渊源关系。例如《盘古开辟天地》《女娲搏土造人》《伏羲兄妹结婚》《龙狗盘瓠娶公主为妻》《羿射落九个太阳》等著名的中华民族神话，在这里都有着同一母体的不同“异本”流传。由此可以断定，早在远古同期，黔南各少数民族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三

传说的方面比较广阔，更显得丰富多彩。它一般产生于中、近古之后，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关系比较密切。从人物、历史、起义传说到土特产、民间工艺、风俗等方面的传说，大抵如此。但有一些地方、动植物等传说幻想成份重，神话色彩浓厚，可以认定产生的年代比较久远。总之，本书列为传说的这一部份，主要因其有一定历史或现实的依附，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另一类民间故事。

本书的传说首先表现出转强的民族性。例如，《“角角苗”的来由》《佯僮的来历》等篇，都与本民族的历史有着直接的关连。《芦笙的来历》《铜鼓的由来》《九阡酒》等

篇，都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相关。《六月六》《黑人庆与四月八》《端节的由来》《岩洞葬的起源》等篇，直接叙述了本民族重要节日或习俗的由来。这些传说显示了民族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并且每个都是独有的，是任何另一个民族的传说所无法取代的。它们往往有着单纯而特定的情节，具体而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形象。除文学欣赏价值外，还是研究这个民族历史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资料。

本书的传说有很大部份还表现出特定的历史性。上述民俗传说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自不待言，几乎所有的人物传说都是实有其人，远的如秦始皇、夜郎王、孔明、包拯，近的如张三丰、建文帝、陶廷杰等。从它们的流传可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在黔南的影响。至于故事本身则往往是虚构或真假掺和的。起义传说这一部份，和史事传说中的《唐三公与百子桥》《瑶麓石碑》等篇，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尤其是主干部份一般均符合于历史原貌。但某些情节则无疑是虚构的，只是劳动人民主观愿望的一种反映。

还有相当一部份传说具有较强的地域性。除很多传说是和黔南特定地区有直接关联外，就主体内容来说，主要在于地方传说这一部份。从都柳江到乌江，从云雾山到月亮山，从小七孔到大、小井，凡山、川、洞、石乃至各种竹木，都有着奇特而优美的传说。本书所选部份只是其中流传较广的。除其它价值外，可作为旅游者的参考。还有土特产传说，例如《云雾茶》《独山盐酸菜的来历》等篇，显然也都是特定的地域里生发出来的。

一般来说，传说的感情色彩往往显得更为直接、浓厚。它们于情节和对话中，直接表露出对人物的褒贬与爱憎，抒发

对养育自己的故土的赞美与依恋，以及对神灵、祖先的敬重和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例如《宋兰飞天》《燕子洞》《六月六》等传说，或热烈颂扬英雄的意志与行为；或对善良弱者给以无限同情，或把人物命运和乡土之情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很多传说扣人心弦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

狭义的民间故事，可以说更侧重于文学性。它往往采取现实和幻想相结合的创作方式构成故事，在题材、情节、矛盾处理和人物的复杂性等方面都进了一步。这一类民间故事较之神话出现得更晚，一般都是在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是各民族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基本上属于农耕文化或近现代商品社会的观念形态范围。有一些故事因受宗教和历代统治阶级消极面的影响较深，形成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况。对此，我们作了筛选和小心的剔除。但凡是在此发表的，均做到：基本保持原貌。由于整个故事量很大，本书收入的只是极小一部份。对于同一母体在各民族中流传的多种“异本”，也原则上不作附录。

纵观本书收入故事，基本内容及其倾向性，不论属于那一类题材，大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伸张正义、批判邪恶这一重大主题。在这里，“真善美”是众多故事思想凝聚的内核和一种自然流露。它们通过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语言形象，表达出劳动者的心声、愿望和审美情趣。例如，重浪漫手法的幻想类故事《金元和金春》《则否救夫》《石马宝》；富于现实色彩的生活类故事《七妹与憨哥》《阿黛姑娘》等，均以善恶各为一方展开矛盾斗争，经过波浪式的

几个回合的较量，很自然地终以善者胜而恶者败。即令是悲剧性结尾，也显示了真善美作为精神力量的胜利。这里还要着重提到各民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它们以讽刺幽默的特殊手法和活生生的语言，更直接更辛辣地批判了恶势力，更鲜明更强烈地颂扬了善良的劳动者。布依族《甲金》机智地和恶势力相斗，故事甚多，遍及整个布依族地区，质量高，影响深，几乎可以与《阿凡提》相提并论。因已出两个专集，在本书内只作少量选用。水族的《金贵》、壮族的《哥义》、苗族的《阿勒》等，都有较广泛的流传，也很风趣，爱憎分明。

作为文学永恒主题的爱情类故事，本书单独列为一类。主要收入几篇影响较大的。其中异类相恋、通婚的占较大比例。这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七妹与蛇郎》，以其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形象，在黔南各民族中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本书选入汉族和布依族的各一篇。《璠龙和少素》《银湖和龙女》等篇，同样是几经曲折，终因主人翁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获得圆满结局。另一类型是悲剧性的，如布依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苗族的《妮香与阿勤》。它们也同样反映了主人翁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样显得深刻而动人。至于象《夫妻榕》等篇，还具有更为特殊的情节，是浪漫手法的一种高度运用。在此附带说明：由于很多故事的归类处于两可之间，所分只能是大体上的，其中爱情故事也是如此。比如列为精怪故事的《芭蕉精》《庄稼汉与妖女》《情树》、列为幻想故事的《鱼姑娘》等，也是以爱情为中心内容的。它们的情节更为离奇，各异类的形象都围绕一个“情”字刻划，细腻生动，引发人们对主人翁命运的同情与深切怀恋。

由于黔南山多林茂野物繁多的自然环境，世代劳动者长期与它们打交道，因而讲述动植物来源的传说和以动物间的矛盾、包括人与畜的斗争为内容的动物故事，在各民族中都有着广泛的流传。其它一些类型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中，也往往出现人、畜交错的各种情景、遭遇。这些也是采取拟人化手法进行艺术处理的。列为动物故事的这一小类，一般都短小精悍，包含着一定的哲理和某种道德观。它们除符合动物的特征外，也是对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折射。这使它们和寓言类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民间笑话在民间故事中最具趣味性和娱乐性。机智人物故事往往与之相通。本书收入的《卖香屁》《糍粑状元》《傻女婿回门》等篇，作为同一题材在黔南各民族中都有广泛的流传。

本书还把新故事列为单独的一类。所谓“新”，是和所有传统民间故事相对而言的。它产生时间短，没有世代劳动者的集体加工，显得还不够成熟。但所收这些新故事，在黔南民间都有着较深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民间故事（广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厚内涵和劳动者息息相关，具有着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但它因历史条件与小农经济影响，也有着必然的局限性。

最后，让我以恩格斯关于民间故事的历史使命所说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农民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祖岱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于黔南州文联